

我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一些自己的文章，冯斌叔不但每则必赞，还转发到“家在冯垆”家族群，附上洋洋洒洒几百字的推介语。暑假回乡，我特意去看望冯斌叔，他头发乌黑，声音洪亮，完全看不出已经七十出头，时光在他身上绊住了。跟冯斌叔聊天，不由得想起过去了多年的事。

1960年代，冯斌叔是村里唯一到县城读过中学的人。

县城在南，冯垆在北，步行有七八十里路。这条路穿过武昌湖最窄的水面，三四里地，可以乘渡船。冬天水退了，湖底露出茭白的茎秆——吾乡称之为高禾。遍地密匝匝的高禾，上学路，能经过这样好玩的去处，应该不累了。那里面藏有多少水鸟呀：鸬鹚，白鹤，天鹅，白鹭，花脸鸭。

冯斌叔读了七八年书，最后还是做了农民。读书最后一年，饿得睁不开眼，再不回家命就没了。回家填饱了肚子，却永远失去了读书的机会。人的一辈子就这样被潦草地改写了。

冯斌叔怎能甘心做农民，一时间整个人皱缩着，无法舒展，急煞家中长辈，这书读多了果然不好，于是延请郎中为他诊治。郎中来了，很普通的中年汉子，跟乡民一样，皮肤黄黑，也抽水烟袋。只是说话腔调有点不一样。乡民说话节奏快，话短；这郎中像是念过古书，拖长了声调：我号了你这个脉象细滑啊，脉感圆润，看你这脸色和舌苔八成是月事失调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说你月经不调。”

郎中说罢，出门便走，像烟散在风中。

冯斌叔留在堂屋里，始而惊讶，继之大笑。

忧郁症就这样被一句话治好了。原来这世上还有这样的学问，好玩。冯斌叔越想越觉得有意思。也是机缘凑巧，那时农村缺医少药，领袖说，“必须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”，这股风潮再一次改变了冯斌叔的人生。

吾乡地处皖江岸边，是血吸虫疫区。根除血吸虫，治疗常见病，是乡村医生的职责。乡镇医生人手不够，一些读过初中的青年，经过短暂的培训上岗，成了村级医疗人员。他们亦农亦医，或是白天务农，晚上替人看病，称为“赤脚医生”。冯斌叔就做了赤脚医生。

这是我记事之前的事，偶尔从母亲口里听到的零碎片段。我能记住冯斌叔时，他已经是一名成熟的赤脚医生了。关于赤脚医生，写过《红星照耀中国》的斯诺，在《漫长的革命》一书中有详细的解释：“他们在卫生学校或医院附设学校接受三个月的训练（西医和针刺相结合）后，回到公社在当地卫生院的辅导下工作一个时期。然后再回来接受三个月的训练。小病由他们在病人家里或生产大队的卫生所给以治疗；比较严重的病号送到公社的卫生院。现在只有疑难重症的病人才送到城市的医院去。”那是他1970年最



冯斌叔

冯渊



原野 李昊天 摄

后一次来中国时的记录，当时“赤脚医生”正好是中国社会的热词。

上学之前，我对冯斌叔的记忆是冰冷的玻璃注射器，尖尖的金属针头。在昏暗的医疗室里，玻璃和金属的光泽更显凛冽。

母亲说，这针没有针头，不痛。然而每次打针前，为了排出针筒中的空气，冯斌叔都要朝空中推出一段药水，针筒前方亮亮的一条线，提示了针头的存在。

母亲又说，这是给别的小朋友打针。可是冯斌叔终于站在我身边，他的手在我皮肤上擦过棉球，指尖轻轻撩起一阵凉风。这带着酒精味的凉风，在娇嫩的皮肤上轻轻刮过，不亚于万顷波涛从海面上升起。

人长大之后不知要经历多少真实的和隐喻意义的惊涛骇浪，但那时的人早就皮实了，能自如应对；一个孩子，在母亲怀里，面对这种无力抗拒的微微的凉风，早就魂飞魄散。那迟迟不扎进皮肤的针头，那长久的绝望的等待，伴随着凉风和皮肤痉挛的记忆，永远留在脑海里。

多年以后读到博尔赫斯的小说《秘密的奇迹》，又唤醒了我的记忆。

小说写赫拉迪克被判处死刑，为了完成手头的工作，赫拉迪克请求上帝赐给他整整一年的时间，无所不能的上帝恩准了一年。德国的枪弹本应在确定的时刻结束他的生命，但在他的思想里，发布命令和执行命令的间隔持续了整整一年。他在想象中已经死了好几百次。一滴雨水沉重地落到他一侧太阳穴，顺着面颊徐徐淌下；行刑的枪口朝他集中，但即将杀他的士兵们一动不动。一只蜜蜂在后院地摊上的影子也固定不动。风像立正似的停住。他脸上那滴雨水也凝固了。其实赫拉迪克在规定处死的时间只延宕了两秒钟，这两秒被博尔赫斯放大为一年。等待死亡的恐惧让人疯狂。

母亲说，每次打完针你眼睛都瞪得老大老大，圆溜溜的眼泪滚出来，也不出声，就是特别伤心，觉得被妈妈骗了。我不记得这些，我只记得很多时候，打针并非我不能忍受的痛，而是皮肤上的凉风让我对即将到来的痛楚感到深不可测的恐惧。

第一次对死亡有恐惧感，也跟冯斌叔有关。

那时我约莫七八岁了，成天野地里疯玩，有天无日头——乡民口语，比喻不管白天黑夜——那个年龄，哪里知道什么生死。

有天晚上，一群伯叔在我家闲聊。那是初冬时分，煤油灯亮堂堂的，大人说的话我听不懂，但觉小小的空间里，温暖、明亮、喧闹，这便是好的。外面风吹枯叶，远处有狗在叫。我希望他们永远不要散场，让我在他们高一声低一声的聊天声里暖暖地睡着才好。

突然有人打门。进来一个年轻人，邻村的，一脸惊慌，找冯斌叔。说，远洋的老婆大出血。你快过去看看。

一群人像风中的叶子飘散开去。屋子里马上就空荡荡，冷清清了。父亲母亲收拾茶盏，压低声音说话，让我恐慌。远洋的老婆，我应该喊婶婶、姑姑还是舅母？我想起人说“大出血”三个字时紧张、神秘和隐晦的样子，我知道血就是生命，出血是危险的事。我希望冯斌叔赶紧跑过去，不然，她的血就要流光了。她会不会死去？

我第一次感到人是要死的，小小的心缩在一起。冬夜窗户缝隙吹进来的寒风，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决而阴冷的气息，将刚才的温暖吹得干干净净。

过了好一阵，我对母亲说：“我难过。”我知道自己想说的是“我害怕死亡”，但要对着母亲说出来，跟她讨论“人都是要死的”这种严肃的问题，我没来由地觉得难为情。

母亲说，不怕，不要难过，快睡吧。

后来，远洋的老婆没事，健康活着。冯斌叔怎么处置的，就不是我能关心的事了。

上小学时，夏天晚上室外乘凉。凉风轻轻吹在耳畔，我仰躺在竹床上看着青石板一样的天空上闪闪的星。冯斌叔过来坐在竹床边。你在看星星？你知道星星的光是多少年前就发出来的吗？

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。难道不是正在发出来我就看到了吗？就

像手电筒，我一按开关，它就亮了。

冯斌叔笑了，他开口之前都是呵呵笑两下，这样说话的氛围就轻松很多。他说，手电朝远处照，一下就照亮了前方，那是我们一眼就能看到的远方。往天空照，如果它的能量足够，光也会走很长时间，遥远的星星上如果有人，他要等待很久才能看到你的光。

我一下坐了起来。我每天夜里看到的星光是几天前甚至几年前发出的光？我揪动手电按钮，向天空照过去一束光，光线很快散淡，消失在乡村的暗夜中。我第一次对澄清的夜空产生了怀想，那里也有人用手电照地上的人吗？他是谁？在竹苗、顺平、润生这些伙伴之外，光照到的地方，还有多少陌生的伙伴啊。

父亲看我写完暑假作业无事可干，就手抄了三百条成语，每个成语的解释也用四个字解释，让我记诵。如今成语和那些简洁的解释多已忘记，只记得一句“一举两得，屎尿滴麦”（吾乡方言，“得”读作 dia，“麦”读作 mia）。听说我在背成语，冯斌叔问，成语是几个字？

当然是四个字啊。

也有三个字、五个字、七个字的。他的话又一次让我感到新奇。接着他说了一个三字成语，“莫须有”，也不解释，让我自己去查词典。我没有成语词典，这三个字像三块砂石硌了我很久。

上初中时，爸爸给我买了一本商务印书馆的《袖珍英汉词典》，绿色的封皮，纸张又白又细。有一天放学，我经过一块菜地，豌豆苗长得正盛，嘴里不禁念叨起“豌豆苗”三个字，觉得音节特别柔滑，心想，那英语怎么说呢，于是坐在地头，翻开了这本小词典。Pea seedling，读出这个音节时，觉得好奇奇怪，那似乎是一个全然不同的事物。那些远在几万里之外的人，怎么会将豌豆苗叫成如此轻锐婉转的声音呢。

湿润的春风吹过田野，脚下的青草汁液饱满，一个小男孩坐在庄稼地里，翻一本绿色封皮的小书，菜粉蝶在阳光下飞舞，他找到这个世界上的另一种声音，陷入了沉思。

这个镜头其实是被冯斌叔反复刻画之后定格的。说到我小时候读书用功，他便举出这样一个例证来。我早就忘了。我也许只是走累了随便在地头一坐，或者就是这本小书太可爱了，随手翻翻而已。

冯斌叔说，我走过大路，听到小路上你在读书，声音不大，但旷野里除了春风和菜粉蝶，也没有别的声音。“我没听错，你念的就是 pea seedling, pea seedling, 那时豌豆苗正在抽条呢。”

离开家乡三十多年，我和冯斌叔的交集不多，但在“家在冯垆”群里，包括在真实的故乡，他是跟我聊天最多的人。冯斌叔当了二十多年赤脚医生，到他医疗室看病的人远远超过了区医院。五十岁出头时，县里将他作为特殊人才调到区医院做院长，转为国家干部身份。

退休后，他在集上开了一家大药房，仍然从清晨忙到天黑。有一点空闲，他就翻看杂志。聊天时，我隔着药房的柜台望过去，是《中国实用乡村医生杂志》《中国药学杂志》一类专业期刊。他在村子里的医疗室传给了儿子。儿子读过医学院，回到村里，又是一位响当当的冯医生。